元好問集/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五 ◄

元好問集
卷二十六

► 卷二十七

卷二十六

碑碣

東平行台嚴公神道碑

歲庚辰秋七月，東平嚴公籍彰德、大名、磁、洺、恩、博、滑、濬等州戶三十萬歸於有司。竊嘗考於前世興王之跡，蓋帝王之興，天將舉全所覆者而畀之，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為之倡大義、建大事，一六合之同異，定群心之去就，猶之天造草昧，龍見而躍，雲雷合勢，為之先後，然後騰百川而雨天下者易為力。臣主之感遇，天人之參會，無不然者。初貞祐南渡，豪傑乘亂而起，四方之人無所歸命。公據上流之便，握勁鋒之選，威望之著，隱若敵國，人心所以為楚為漢者，皆倚之以為重。至是曉然知天命所在，莫敢有異志，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。故自開創以來，功定天下之半，而聲馳四海之表者，惟公一人而已。非天使之倡大義、建大事，以應興王之跡，其能若是乎？

公諱某，字武叔。其先博之博平人，後遷長清，遂占籍焉。曾大父啟，大父祺，父珪，皆以農為業。妣同里楊氏。生二子：長彬，字才叔，次即公。公幼警悟，略知讀書。及長，志節豪宕，若以生產為不足治者。為人美儀觀，喜交結，好施予，落魄里社間。不自顧籍，屢以事被繫，俠少輩愛慕之，多為之出死力，以故得脫去。

癸酉之秋，國兵破中夏，已而北歸。東平行台調民為兵，以公為眾所伏，署百夫長。明年春，泰安人張汝楫據靈岩，遣別將攻長清，公破走之，以功授長清尉、東阿平陰長清三縣提控捕盜官。戊寅六月，攝長清令。八月，宋人取益都，乘勝而西，行臺檄公備芻糧為守禦計。公出督租，比還而長清陷，尋以兵復之。有譖於行臺者，謂公與宋有謀，行台疑公，以兵圍之，公挈老幼壁青崖固，依益都主將，以避台兵之鋒，宋因以公為濟南治中。分兵四出，所至無不下，於是太行之東，皆公所節度矣。

庚辰三月，河南軍攻彰德，守將單仲力不支，數求公救。公為請於主將，主將逗留不行，公獨以兵赴之。比至，而仲被擒，公知宋不足恃，首謁先太師於軍門，挈所部以獻。太師時以王爵統諸道兵，承制封拜，乃授公金紫光祿大夫、行尚書省事。其年，進攻曹、濮、單三州，皆下之。偏將李信留鎮青崖，嘗有罪，懼誅，乘公出征，叛降於宋，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。明年，公以太師兵復青崖，擒信，誅之。進攻東平，守將何立剛棄城而奔，公始入居之。

又明年，軍上黨。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晁海叛公，公之家人復被略去。義斌軍西下，郡縣多為所脅。乙酉四月，遂圍東平。公間遣人會大將孛裏海軍，軍久不至，城中食且盡，乃與義斌連和。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，而後圖之，請以兄事公。時麾下眾尚數千，義斌不之奪，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也。其七月，義斌下真定，道西山，與孛裏海等軍相望，分公以帳下兵，陽助而陰伺之，公知勢已迫，即連趣孛裏海軍而與之合戰。始交，宋兵崩潰，乃擒義斌。不旬月，先所失部分盡復之。是冬，郡王戴孫取彰德。明年，取濮、東平。又明年，太師攻益都。凡公之功，所在皆為諸道之冠。

庚寅四月，朝於牛心之帳殿，天子賜之坐，宴享終日。上歡甚，錫公金虎符，寵以不名。又數數目公，顧謂侍臣言：「若嚴公者，真福人矣。」又四年，朝於和林城，授東平路行軍萬戶，偏裨賜金符者八人。初公之所統，有全魏，有十分齊之三、魯之九，及是畫境之制行，公之地於魏，則別大名，又別為彰德；齊與魯，則復以德、兗、濟、單歸於我。

丁酉九月，詔書命公毋出征伐。當是時，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。始於披荊棘、扞豺虎，敝衣糲食，暴露風日，挈溝壑轉徙之民，而置之衽席之上，以勸耕稼，以豐委積。公帑所積，盡於交聘、燕享、祭祀、賓客之奉，而未嘗私貯之。辟置俊良，汰逐貪墨，頤指所及，竭蹶奉命。不三四年，由武城而南，新泰而西，行於野則知其為樂歲，出於塗則知其為善俗，觀於政則知其為太平官府，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。上亦雅知公不

便鞍馬，念其功而憫其勞，視之猶家人父子，欲使之坐享康寧壽考之福，故聖意優恤如此。

公病風痹久，人有勸迎良醫者，笑曰：「人豈不死耶？得無疾痛以沒足矣！」以庚子四月己亥，春秋五十有九，薨於私第之正寢。是夕，大星殞於縣界，人以為公歿之應。五月壬申，舉公之柩，葬於鵲里之新塋，禮也。

公既握兵柄，顓生殺，時年已長，經涉世故久，乃更折節自厲，間亦延致儒士，道古今成敗。至前人良法美意，所以仁民愛物者，輒欣然慕之。故雖起行伍間，嚴厲不可犯，至於仁心為質者，亦要其終而後見也。彰德既下，又破水柵，郡王怒其反復，驅老幼數萬欲屠之，公解之曰：「此國家舊民，吾兵力不能及，為所脅從，果何罪耶！」王從公言，釋不誅。繼破濮州，復有水柵之議，公為言：「百姓未嘗敵我，豈可與兵人並戮之？不若留之農種，以給芻秣。」濮人免者又數萬。其後於曹、於定陶、於楚丘、於上黨，蓋未有不然者。

大兵由武休出襄、鄧，公時在徐、邳間，以為河南破，屠戮必多，我當載金繒往贖之，且約束諸將，毋敢妄殺，有所鹵獲，必使之骨肉完保。靈壁一縣當廢者五萬人，公所以救之者百方，兵人既素服公言，重為資弊所誘，故皆全濟。中有求還鄉里者，悉縱遣之。是冬大饑，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，又藏亡法嚴，有犯者，保社皆從坐之，逋亡累累，無所於託，僵尸為之蔽野。公命作糜粥，盛置道旁，人得恣食之，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。初，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，益都破，皆獲之，人以為必殺，而公一切不問。王義深，義斌之別將，聞義斌敗，將奔河南，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，皆為所害。河南破，公獲義深妻子，厚為賙恤之，且護送還鄉里，終不以舊事為嫌，其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。東州既為樂土，四外之人託公以為命者相踵也，公為之合散亡、業單貧、舉喪葬、助婚嫁，多求而不靳，屢至而不厭，肉骨之賜，卵翼之惠，日積而月累之，蓋有不可勝書者矣。故聞訃之日，遠近悲悼，境內之人野哭巷祭，旬月不能罷。古之所謂愛如父母，敬如神明者，於公見之。

子男七人：長忠貞，金紫光祿大夫，前公卒。次忠濟，襲公職。次忠嗣、忠範、忠傑、忠裕、忠祐。侄一人，忠輔。女七人。孫一人，忠貞之子朗。既葬之三月，孤子忠濟等狀公之行，以神道碑為請。敢以智愚之所共知者論次之，而繫之以銘。銘曰：

岱宗岩岩，清濟洋洋。仡彼嚴公，尹茲東方。維大國齊，維魯所荒。大安衰微，元元遘

凶。鋤耰棘矜，迭為長雄。遺黎惘然，擿埴斯窮。公乘其時，奮從兵戎。心為蓍龜，往迓大同。挾右太行，以入王封。人瞻者烏，我龍之從。儷景同翻，鬱為雷風。乾端坤倪，一廓屯蒙。奔走先後，莫予敢侮。莫予敢侮，惟公之武。乃錫金虎，民汝予撫。民惟天民，惟公受之。有內之溝，職公救之。大布我衣，大帛我冠。斜傾我扶，罅漏我完。爾有瘡罷，我遑我安。金革之威，肅於凜秋。化而陽春，悴槁和柔。樣風愉愉，葉氣油油。河潤之溥，暨於他州。民拜公賜，有憂斯禱。祝公壽考，為國元老。如山如河，受福則遐。齊政方報，魯婦已髽。布宣王靈，繄公是賴。愛養基本，繄公是戴。巨室喬木，式瞻誰在？相彼邦民，古無遺愛。有開必先，惟公之功。寵以不名，公名之崇。巍巍堂堂，哀榮始終。誰其配之，錢氏孝忠。荏平之原，龜石穹窿。勒我銘詩，以對景鍾。

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〈有序〉

山東重地所在，天下莫與為比。杜牧以為：「王者不得之，則不可以王。伯者不得之，則不可以伯。」古之山東，今河朔燕、趙、魏。是以就三鎮較之，魏常制燕、趙之生死，而懸河南之重輕，故又重焉。方天兵南下，海宇震蕩，雷霆迅擊，無不糜滅。燕城既開，朔南分裂，瞻烏爰止，不知於誰之屋。公擁上流，握勁鋒，審大命之去就，一群疑之同異，乃以庚辰春，籍所統彰德、大名、磁、洺、恩、博、滑、濬等州戶三十萬，獻之太師之行台，形勢既強，基本斯固，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、亡鏃之費，而成包舉六合之功者，公之力為多。昔淮陰襲歷下軍，盡有齊地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。耿弇攻祝阿，竇融合五郡兵，光武因之以集大統。以公方之，尚無愧焉。

好問客公幕下久，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。蓋公資稟沉毅，威望素著，且嚴於軍律，少所寬貸，見者流汗奪氣，莫敢仰視。中歲之後，乃能以仁民愛物為懷。郡王兵破相下之水柵，繼破曹、濮，怒其翻覆，莫可保全，欲盡坑之，公百方營救，得請而後已。兵出荊、襄，公自邳、徐赴之，謂所親言：「河南受兵，殺戮必多，當載金帛以贖之。」靈壁降，民方假息待命，公饋主兵者，下迨卒伍，亦沾膏潤，一縣老幼，皆被更生之賜，且縱遣之。計前後所活，無慮十數萬人。生口北渡，無從得食，糜粥所救者尚不論也。畫境之後，創罷之人新去湯火，獨恃公為司命。公為之辟田野，完保聚，所至延見父老，訓飭子弟，教以農里之言，而勉之孝弟之本，懇切至到，如家人父子，初不以侯牧自居。官使善良，汰逐貪墨，貸逋賦以寬流亡，假閑田以業單貧，節浮費以豐委積，抑遊末以厚風俗。至於排難解紛，周急繼困，收恤孤嫠，佽助葬祭，菽粟易於水火，冰霜化而紈纊，人出強勉，我則樂為。故薨謝之日，境內之人號泣相吊，自謂一日不可復活，非策慮愾億洞見物情，權剛柔之中持操縱之術，始以重典立威，終以仁心為質者，能如是乎？

壬子孟冬，公之嗣子某，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，書謂好問言：「先公功著興王之初，名出勳臣之右，虎符龍節，長魏、齊、魯五十城者逾二十年。官有善政，政有遺愛，敬者比之神明，報之欲其長久。某猥嗣世爵，大懼弗克奉揚先德，輒與參佐、部曲、士庶、耆壽同力一志，作為新廟，以致祊祠烝嘗之敬。宜有文辭，昭示永久，惟吾子惠顧之。」好問以為祠祭之為大事尚矣，以勞以功，三代不易之道，若欒布之五社，甄子然、宋登之配食後世。亦有以義起之者，蜀人祭忠武侯於道陌，而博士拜章；王珪通貴不營私廟，而法官劾奏。禮固不可以變古，而亦貴於沿人之情，況乎時則綿渀未遑，人則焄蒿將見，如公之廟貌，獨不可以義起乎？祀典廢於一時，公議存乎千載，異時有援表忠觀故事言於朝者，尚有考焉。好問既述公之事，又繫之以詩，使歌以祀公。其詩曰：

天造草昧福有幾，風雲感會神與期。乾龍用九方奮飛，潛蛟豈得留汙池。王伯之柄魏所持，金城千里山四維。公籍盈數數有畸，燕趙廓廓無藩籬。六合遂入天戈麾，猶之歷下開漢基。楚破竹耳將安歸，天官葵功絕等夷。介三大藩畫郊圻，大帛之冠大布衣。煌煌德星出虛危，扶傷合散傾復支。民恃保障輕繭絲，年穀屢豐物不疵。諸侯代興公維師，誰謂華高可齊而？武公司徒屈於斯，眉壽保魯止於斯。昔歌且舞今涕洟，人疇依乎遽奪之。甘棠之蔭公之祠，麗牲有碑碑有詩。戰功曰多民政慈，屍而祀之寧我私？公福我兮無已時，子孫眾民其世思。

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

歲辛亥冬，行軍千戶賈侯輔持《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公勳德碑》見示，謂僕言：「此內翰滹南王君從之之辭也。蓋自板蕩以來，我公為吾州披荊棘，立城市，完保聚，辟田野，復官府，舉典制，摧伏強梗，拊存單弱，使暴骸之場重為樂國，其有德於州之人為甚厚。如輔不敏，亦得稟授成算，自竭微效，猥先參佐，紆佩金紫，圖所以報謝者，不忘食息頃而迄無萬分之補。姑取境內士庶、耆壽、偏裨、部曲之意，就公所以成顯顯焉在人耳目者，著之金石，以昭示永久。王君偉公之功，而有取於吾屬之誠且一，故樂為道之。凡我公率族屬，保壁障，由西山之東流堝，以功令定興，至節度雄州，從經略使苗公道潤。及賈瑀賊殺道潤，公殺瑀復仇，散其餘黨。戊寅之秋，策名天朝，以功加榮祿大夫，帥河北東西路，以寶書錫命，自千戶升萬戶，佩金虎符，順天別為一道者，亦既載之矣。惟是碑之立將二十年，而公之勳伐積累日盛，而皆王君不之見者，區區之意，大為慊然。考之古人，初令一邑，進而守一州，始將千人，終至於統百萬眾，若惠政，若戰多，其見之褒述者，不一而足，故有大書、特書、屢書之語，朝論以為美談，史臣資其實錄，

珪爵、旂常、鼎鍾、竹帛於是乎張本。有如我公，炳河山之靈，會龍興之運，開拓疆宇，為國虎臣，治民蒞官，威惠並舉，而英聲茂實，百不宣一。其餘褒讚之義，得無未盡乎？今屬筆於子，幸以第二碑實之。」僕以不腆之文，不足以俎豆於於王君之後，辭不敢當，而賈侯請益堅，度不可以終辭，乃勉為次第之。

初，公之下東流、軍滿城也，滿城小而缺，且無禦備，帳下才數百人。恒山公武仙會鎮定深冀步卒一萬、騎五百來攻，公以老幼婦女乘城，率壯士出戰，敵不能勝，然未退也。後數日，公策其老且怠，遣人假為輜重，聲言救兵至，自西山曳柴揚塵，鼓噪其後，仙軍果驚潰。公追擊之，遺屍數十里。是歲六月，軍市川帥牛顯結高陽公張甫、河間公眾哥等軍數萬來攻，公登城拒戰，為流矢所中。敵大呼曰：「射中張某矣！」公不為動，開門出戰，甫、眾哥皆敗走，由是祁陽、曲陽、鼓城諸將帥降者二十餘城。

易州守盧應禦下卞急，吏卒每欲為變，畏公不敢發。公北覲，次於宣德，群不逞乃環應第攻之，應挺身而逸，妻子皆為所虜，復大掠於州，遂據西山之馬頭寨。公聞之，即棄輜重而南，問之路人，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，遣部曲任德等潛執守者而反據之，故賊不之覺。公先約德軍曰：「我寨下舉火，爾即發聲。」乃率卒至寨下，數賊以叛逆，且諭之曰：「能以盧應家屬來降者，當貸爾命，不然無遺類矣。」賊且笑且罵曰：「盧應妻子非白金三千兩不可得，乃欲降我乎？」公怒，呼之曰：「吾問爾三，不從，則攻爾矣。」問之者三，竟不應，乃舉火攻之。德等如約轉石擊寨中，賊大驚，以為從天而下，窘無所逃，束手就縛，公歸應妻子，諸賊悉臠殺之。緣山反側，鹿兒、和和、美女、擔車、堵牆、百峰、東西五峰、苑家、西水、姑姑堝、紅花穀、閃堂、水穀、白虹、白家、野狸諸寨，望風降附。及武仙以兵來犯，公與之戰，一月凡十七勝，每勝必斬馘千餘級。於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。

丁亥之春，以滿城隘狹，移軍順天。順天焚毀之後，為空城者十五年矣。公置行幕荒穢中，日以營建為事，繼得計議官毛居節共為經度，民居官府截然一新。遂引雞距一畝二泉，穴城而入，為亭榭、為池台，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，比歷下則無卑濕之患。此州遂為燕南一大都會，無復塞垣之舊矣。京城之役，守者屢出接戰，我軍不能前。一日，公被重鎧，躍馬橫戈而出，大呼謂諸帥言：「公輩平時陵轢同列，以驍果自名，乃今蓄縮不進，虧喪聲實，氣岸果安在？能從我，即同入陣。不然，爾後當尊事我，勿復故態為也。」諸帥無應者，公即馳入陣中，呼聲所及，無不披靡，出入數四，而氣益壯。歸德之役，城中兵夜斫營，並堤而進，其鋒甚銳。北面守者，不戰而走，多溺水死。西北一軍，俄亦奔潰。公命軍士繫舟南岸，示無還意，因諭之曰：「我輩得舟亦不得濟，濟亦

不能免，惟有決死而已。」眾心乃定。命一卒執幟立堤上，諸軍隱堤自蔽，待敵下舟，即力卷之。敵果不敢下，公命軍士先渡，將校次之，公殿其後，竟不失一卒而還。

汝南之役，宋人聽節制，我欲決柴潭，城中兵陣於南門外決死戰，宋兵瞻望不進。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陣，左右蕩決，莫有當其鋒者，諸軍壯之。徐州之役，攻久不下，宋人出戰，大帥大赤令曰：「田四帥先入，不能，則張公繼之；又不能，則我當往。」既而田不克入，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，戰於分水樓下，敵退走，公追及子門，俘獲數人。明日急攻西南隅，城既隳缺，敵以重扉覆之，攻者不能上。公募死士乘城，擁一卒起推置扉之上，城隨陷，論功第一。邳州之役，諸軍築壘環其外，城中危迫，潰圍而出，望見公旗幟，即犯別帥軍。公率兵救之，敵不能出。又犯別一軍，公復救之，敵竟敗，而諸軍亦賴之以全。棗陽之役，公奪傅城軍壘二，又奪外城據之。城中人啟南門出，諸軍為木柵禦之，公繞出其後，敵大潰，眾十餘萬，多溺濠水，餘軍西走，復為史侯所襲，而公橫蕩之。皇太子壯其勇，而惜其材，傳呼止之，而公戰愈力，迨宋兵盡乃已。郢州之役，城陷，州人奪西門出走，前即漢水，公乘勝擁之，溺水者如山崗然。曹武之役，公將度九里關。或言關路險惡，宋必設伏，不若候大軍，與之偕進。公曰：「出其不意，可以得志。若止而不進，為彼所先，建瓴之下，吾得其便乎？」乃率二十騎直前，果得關。宋兵覺，由西山之間翼而下，我軍方休息，不虞敵至，士皆輕衣無鎧仗，猝為所圍，皆倉皇失措。公單騎馳突，潰圍而出，宋軍不敢迫，遂屯曹武北之長封嶺，結陣而居，戰守不易，緣山保聚，皆攻下之，連破瀕江諸二十餘所。

秋八月，攻洪山，與宋大軍遇，自旦至暮，宋軍潰，斬統製官十三人，脫走者才一人耳。光州之役，大帥令公取敵壘，以公喜深入，戒勿親往。而公輒親往，壘既下，明日而城降。黃州之役，道出三山寨。寨高險不可上，公率眾攻。戰方交，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，即引還。夜四鼓起，黎明至寨下，會天大霧，咫尺不相辨，公曰：「此天也。」即取昨所視路，發石伐木，橫戈而先之。敵殊死鬥，公奮擊之，馘虜數萬，自相踐蹂，墜崖穀而死者不勝計，遂攻黃州。州之西有大湖，曰張大，與江通流。公攻下之，得戰艦萬艘，選什之一，順流而下，循江接戰，十日乃至城下，營於西北隅。有乘小舟來覘，公策之曰：「此必欲伺吾隙來攻耳。」乃分軍為三，一並江路為偵伺，一伏赤壁下，公自將一軍陣而待。是夜，宋果水陸並進，公遮擊之，宋軍不得前。會我軍合，並攻之，不戰而潰，往往溺水死，生獲者尚數百人。州東門禦備甚堅，矢石如雨，諸軍為之少卻。大帥命公取之，公被重鎧，率死士三十餘輩，奮戈而入，守者為之奪氣。宋人請和，乃班師還。及淮水南岸，有保聚曰張家寨，軍民十萬餘。諸帥議立炮攻之，公曰：「不必爾。」獨率一軍攻之，顧盼之頃，守卒崩潰，諸將懾伏，皆自謂不及也。

滁州之役，公至自北觀，從二百人而南。時廬、泗、盱眙、安豐、濠州之間，皆宋重兵所宿，斥候旁午，屯戍相望，有以四千騎斂退者。或勸公無行，公不之顧，且戰且前，一日獨騎入一保聚，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，矢著鎧如蝟，公馳突回旋，每射輒中，敵不能近。良久，從兵至，合擊之，敵人殲焉，遂會滁之兵。時大帥以城久不拔，議解圍，公前請曰：「某起身細微，猥蒙寵遇，擢任非次，顧何功以堪之？況新被異恩，圖報無所，知大軍在此，故轉戰來會。誠不能奮力於諸君之後，遽爾北歸，將不與初心相違背乎？請身率士卒，以決一戰，雖死不恨也。」帥義而從之。公馳入圍中，激石中其鼻，大帥謂公不能戰，合軍繼之，公裹創躍馬而出，帥止之，不顧，率銳卒先登，城遂拔。自大河放而南杞為中潭，東連淮海，浩瀚無際。國朝方有事南鄙，彼爭利舟楫間，殆無寧歲。朝議以杞為上流，不以大將鎮守之，則一葦所航，河不能廣矣。公以甲辰歲被朝命節制河南路軍馬，因地之形，殺水之勢，築為連城，分戍戰卒。衝要既固，奸謀坐屈。艟艨有橫截之阻，而走舸無奔軼之便。北安濮、鄆，西固梁、豫，公之力為多。

初大軍還自滁，宋境連歲被兵，民物蕭條，耕稼俱廢。我軍為因糧之計，初不以饋餉自資。比軍還，間關千里，道堇狼藉，公一軍先事為備，故獨無饑色。許、鄭之間，亦有儲蓄，雖他帥軍，亦被贍給焉。軍興以來，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，歲有倍稱之積，如羊出羔，今年而二，明年而四，又明年而八，至十年則累而千。調度之來，急於星火，必假貸以輸之。債家執券，日夕取償，至於賣田業、鬻妻子有不能給者。公哀而憐之，與真定史侯論列上前，乞債家取贏，一本息而止。聖度寬明，隨賜開允，德音四布，海宇欣幸。

初移剌、眾哥、張甫、牛顯皆嘗與公為敵，既歿，其妻子流離，無所於托，公求得之，皆厚為存恤。顯長子國祥，以材具署為郡守，次黑子為大官所俘，公賂以金繒，僅乃得歸，仍歲有白金之輸。自餘完復離散、婚嫁孤幼、周急繼困、扶病助喪者，日月不絕，蓋不可以十百計也。人徒知公席百勝之功，以取顓頊之貴，威望崇重，見者起立拜揖，或周章失次，而不知寇奪略平之後，日與文儒考論今古，見仁民愛物之事，輒欣然慕之。恩拊吏民，恒若不及，雖笞罰之細，亦未嘗妄加，所謂仁心為質，要其終而後見者也。

僕老經生耳，何足以知兵？以公之故，嘗妄論之：天地一氣也，萬物一體也，同仁一視，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。今見之於書，則曰「天吏逸德，火炎昆崗」，又曰「前徒倒戈，血流漂杵」，信斯言也。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？三代以來，將兵者何啻千萬人，孰不欲不鼓不成列，不禽二毛，曠然為仁義之舉？然而百姓按堵，獨稱忠武侯；市不易

肆，獨稱李良器。其餘豈皆樂戰嗜殺、執凶器而履危道、得已而不已乎？抑所遭之時，有同有不同也？僕既件右公之事，且繫之以詩，使並刻之。其詩曰：

朔方幽都，燕曰北門。土風厚完，海山雄吞。戰國荊高，義烈言言。鬱摧行歌，風流猶存。維清河公，殆車騎諸孫。軀幹中人，勇則孟賁。大安失邦，南渡崩奔。公乘其時，萬夫橐。乾龍天飛，霆裂厚坤。有盤者螭，儷景同翻。天子倚公，宣力四方。虎節麟符，以長戎行。太行西東，在所寇攘。盜販黯髡，自為侯王。妖狐夜號，平民晝藏。千里蕭條，道堇相望。翩翩一軍，誅鋤暴強。指以神鋒，孰我敢當？扇靈風之威，訶禁不祥。曾是冰天，化而春陽。王旅寔寔，頻歲江濆。於光於黃，棘陽壽春。公不以大帥自居，而矢石必親。出入行間，勇氣益振。每戰而輒得志，古難其人。公殿南藩，淮海與鄰。中潬新城，矗若長雲。吳兒艟艨，暮夜潛軍。有扼其吭，去如驚麏。望見鼓旗，謂公江神。徐方既平，荊楚既同。覲於王庭，三接日隆。何以錫之，周戈彤弓。何以命之，侯國世封。臣拜稽首，天子之功。臣力方剛，臣報未終。教子若孫，惟孝與忠。布宣王靈，地天無窮。伐石西山，刻詩頌公。千年此碑，當配景鍾。

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

公諱思忠，字天祐，以小字善才行。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。曾大父內剌，贈定遠大將軍。大父聿魯，隱德不仕。考履，章宗明昌初，拜尚書右丞。生三子，公其仲也。弱冠以宰相子引見，補東上閤門祗候。泰和四年，終更調衡水令、蘭州軍事判官，入為西山閤門簽事。大安二年，改太子典儀，轉裁造署令。扈從宣宗南渡，以勞授儀鸞局使。俄遷太府少監，兼直西上閤門尚食局使。貞祐三年，出為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，改章化軍。歷嵩裕息延四州刺史、同知鳳翔府事、中京副留守、同知歸德府事。

北兵襲荊襄，京師戒嚴，詔公以都水監使充鎮撫軍民都彈壓。壬辰二月，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旨理索公北歸，召見隆德殿。公再拜，乞留死汴梁。哀宗幸和議可成，贈金幣，固遣之，君臣相視泣下。竟以某月十有七日，自投於內東城濠中水而歿，時年六十有一。上聞之震悼，贈工部尚書、龍虎衛上將軍。

夫人郭氏，先公卒。子男一人，曰鈞，仕為尚書省譯史。女二人，嫁士族。男孫三人：寧壽、昌壽、德壽。女孫一人，皆尚幼。

公資雅重，讀書知義理，遇事明敏，雖老奸不能遁其情。從仕四十年，未嘗有笞贖之玷，

其畏慎如此。死之日，朝賢多嗟惜之。孤子鈞以某年月日，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。以好問於公有一日之雅，百拜請銘，故略為次第之。其銘曰：

其賦材也博以通，其植志也敬以恭。安靜以養民，敏給以赴功。斯足以為賢，或生長見聞者之所同。至於憂國愛君，存亡始終，裴回故都而不忍訣，則藹然有古人之風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